

評書「聊齋誌異」選集

第四集

向杲

陳士和講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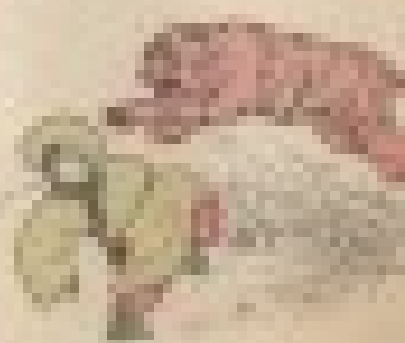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

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

何 泉

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



評書「聊齋誌異」選集

第 四 集

向 杲

天津市文化局劇本創作室 編輯
天津市文史研究館

陳士和講述 江虹整理

天津通俗出版社

評書「聊齋誌異」選集第四集

向 杲

天津市文化局劇本創作室
天津市文史研究館 編輯

何 遲 主 編

陳士和講述 江 虹整理

*

天津通俗出版社出版

(天津陳江路159號)

天津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津出字第001號

天津市第一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天津分店發行

*

書號【總0178】甲78

開本787×1092 1/32 印張2 7/16 字數60,000

一九五五年十一月第一版

一九五五年十一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1—13,125

定價 0.25元

編輯例言

一、評書「聊齋誌異」選集是根據已故著名評書家陳士和的講述稿整理而成的。

二、陳士和的評書「聊齋誌異」共有五十個節目，但講述稿保存下來的只有十四個，在可能範圍以內，這十四個節目將全部輯入這部選集。

三、這部選集出版以後，希望既可以作為廣大羣衆的通俗文藝讀物，又可以作為評書演員演出的參考腳本。

四、整理工作主要按照以下的三個原則：

(一) 能不動者不動；能少動者少動；必須改動者則予以改動。

(二) 儘量突出原作涵有人民性的部分。刪除帶有封建、迷信和宿命論色彩的部分；刪除其中某些不健康的趣味和不合理的部分。為了使作品完整，必要時在情節和人物性格的刻劃上，也做一些增補的工作。

(三) 刪去冗贅重複的部分，並進行語言文字的整理工作；一方面保留作為口頭文學的評書的原有風格，一方面儘量使其簡潔精鍊，便於閱讀。

五、我們力求以嚴肅審慎的態度來對待這一份口頭文學的遺產，但由於能力所限，一定會有許多不够妥善的地方，希望各地專家和讀者們指正。

向 杲

從前有這麼一個人，姓向名杲，號叫初旦。住在山西太原府離着山很近的一個縣鎮裏。向杲的父母全都去世啦，只有個哥哥——向晟。向晟從前倒是娶過妻子，可惜啊，沒多少日子就去世啦，故此就剩下哥兒倆過日子了。

說起來向杲和他哥哥向晟，還不算同胞兄弟，怎麼說哪，是一父兩母。你別看是一父兩母的兄弟，可是非常的親熱，什麼抬槓拌嘴呀，鬧着要分家呀，從來沒有過這些個事；可以說吧，哥兒倆就沒紅過臉，兄弟好，哥哥也好。家裏頭還够過兒，橫是這麼說吧，日子還算不錯。哥兒倆念書念得都很好，向晟中了秀才啦，向杲也去考過兩回，可是兩次落榜，都沒得中。向杲心裏很是氣悶：「這是怎麼回事呢？跟哥哥一塊上的學，書念得也是挺好挺好的，怎麼哥哥考上了，自己就連連兩次落榜呢？」有一天向杲跟哥哥說：

「哥哥，我跟您商量件事！」

「你說吧，什麼事？」

「哥哥，我打算跟您商量商量，再要是考哇，說什麼我也是不去了。」

「喏！這是怎麼啦？」

「哥哥，咱們倆自幼就在一起用功念書，您現在是有了功名了，可是我呀，也不知道是怎

麼的，怎麼兩次全落榜了？我也不是不用功啊，小時候也沒逃過學呀！這還能瞞得了哥哥您嗎？怎麼就考不上呢！這麼一來呀，索性我也不必念書去啦！在家裏頭哇，就照料咱們這個家務得啦；這不是有這些地畝嗎，每一個月花了多少錢，存了多少錢，我清清楚楚的都留筆賬。過日子的事啊，您就放心吧，從今兒起我就管咱們的家務，儘着您一個人念書，在外邊您想用什麼，需要多少錢，您只管吩咐，兄弟我一定給您辦到。唉，真想不到哇，把個嫂子死了……」

向晟知道弟弟的脾氣，他要是認準了的事，勸他也是沒有用；「咳！不去就不去吧！」就這麼說着，向果就不去念書了，在家管理家務。

從此向晟就獨自一個到文社去了。文社是大家公立的，有秀才們，也有還沒中秀才的跟着湊熱鬧，每人一月拿幾個錢，天天在一起談談笑笑，他們到文社來見天見的都談什麼呢？不是天天都到這兒來談詩說文？不！這一幫年輕人只要湊在一塊兒呀，說不了多大會兒正經的事，情就岔出去啦！岔到那兒去啦？——風、花、雪、月，無一不談，什麼熱鬧說什麼。

文社的這七八個人呀，家裏全都是挺闊挺闊的，個個兒都是闊家子弟、公子哥兒，錢呀——想怎麼花就怎麼花。向晟雖說父母雙亡，家境中落，可是遇見這麼個好兄弟，每天多少的都能帶着點錢，再一說向晟爲人很隨和，慢慢的也就跟這幫人混熟了。向晟跟這幫輕浮子弟「攪和」在一塊，日子不多，哈哈，連推帶拉的，就算是跟着他們入了邪道兒了。入什麼邪道兒？從這開始呀，向晟就跟着這幫人，天天到妓院去啦。向晟這個人是個「老好子」●：「既然大家邀我去，還能說不去嗎？一塊兒去就一塊兒去吧！」去可是去，向晟只是當個陪客去。

可以這麼說，去的這些個人呀，刨去了向晟以外都是妓院裏的常客兒，這些人每次到這兒來，都得花好些個錢，再一說，大家都好個熱鬧，從這兒起吃吃喝喝、吹、彈、拉、唱，足這麼一玩兒。別看向晟也天天陪他們來，可是人家從來沒有胡鬧過，故此也沒有花錢請過客。時間過得快呀，一晃兒就過了半個多月啦！

單說在這個妓院裏有一個著名的妓女，名字叫波斯。年歲不過剛剛過了二十歲，模樣兒長得是出人頭地的漂亮。波斯從小的時候，就讓她領家媽媽給買過來了。領家媽媽歲數不大，也不過是四十來歲。別看美貌的波斯是這一帶出了名的妓女，可是她跟向晟一塊兒來的這幫人呀，沒有一個點過頭說過話的。這是爲什麼哪？人人都知道她脾氣大，她的臉上冷若冰霜，輕易沒有高興的時候；雖然這是妓院中最忌諱的，可是誰也瞧不見她樂。波斯永遠沒有個笑臉兒，這是爲什麼哪？波斯常常暗自尋思：「我的終身應當怎麼樣哪？在妓院裏就好比是在苦海裏一樣啊。唉！什麼時候能跳出這火坑？」故此波斯常常悶悶不樂。別瞧捧她的人都是些闊家老爺，可是波斯沒有一個看得起的。即或接待了客人也不過是在一起隨便的談一談——談古哇，論今哪，說說詩、詞、歌、賦哇！這是波斯喜愛的。故此波斯是不輕易接待客人的。

波斯對待跟向晟一齊來的這些遊手好閒之徒呀，是深深的厭惡他們，更不用提招待他們了！這些人呀雖然都很想跟波斯認識認識，無奈，波斯總不願意理他們。

有一天，大家來到妓院，又談起了想見到波斯的事。忽然有一位，猛然間拍着手的連笑帶叫哇：

「嘿！有了，有了，咱們怎麼這麼些個日子，就會沒想起來哪？咱們把向晟給波斯介紹介

紹呀，你們瞧怎麼樣？咱們向晟的名聲比咱們強的多啦！又溫柔又老實，又是有了名的秀才，波斯就許願意見他。」

「好嘛，好，好主意，對，咱們就這麼辦！」

就這麼一說呀，大家夥兒可全同意了，這幾位都商量好了，才來找向晟。

「我們跟您商量件事，我們早就想結識結識波斯，可是波斯不願意理我們，我們想把波斯給您介紹介紹，介紹成啦，我們大家都跟着熱鬧熱鬧，您看怎麼樣？」

向晟把臉兒這麼一紅啊，跟着把頭就低下來了！

「我來了這些日子，聽大家夥兒背地談過：她的脾氣可挺大。你們能够跟人家說好了，我還有什麼不樂意的！」

「好好，行啦，行啦！這個事啊，你聽信吧！」

說到這兒就把領家媽媽叫來了：

「我求你件事辦得到嗎？」

「什麼事？我能辦的，當然盡力辦啦！」

「我想把波斯啊，給向大爺介紹介紹，你看怎麼樣？」

「哎呀，這個……可這麼說呀……她這個脾氣呀您也不是不知道，我可不敢十分擠兌她，我得跟她商量：她如果是不樂意，這可不算我沒給您爲力；她如果是願意了，那當然就更好了！」

「好啦，好啦，你盡力的給辦辦吧！」

波斯的領家媽媽出去了沒多大工夫哇，喝！滿面春風的就來了。大夥兒一瞧哇：

「行了，你瞧見了嗎？笑嘻嘻的來啦！」

「怎麼樣啊？我們要求的——」

「哎呀！這可真邪興！人家點了頭啦！」

正說着哪就看簾子一掀波斯從外面進來了！

「諸位，請到我那屋坐吧！」

波斯這麼一讓，可把這幾位高興的了不得啦，大家夥兒希哩呼魯的全都跟着走了。來到屋裏，喝了會子茶，大家夥兒鬧哄了半天，有人就說了：

「向大爺，來桌酒吧！」

「行，行！」

說着就叫人準備去了，酒席擺好了之後，大家夥兒滿滿圍了這麼一大桌。痛痛快快的熱鬧了一個够，直等到天實在不早了，這才盡歡而散。

從這一天起呀，這一幫人就見天兒來看望波斯，每天都要擺席請客。歸里包堆才六七個人，就這麼來回轉着請！時間過得快呀，一晃的工夫，足足有兩個月啦，在這兩個月裏大夥兒花的錢也就很可觀了！

趕到這麼一天哪，吃喝完了，也有喝得醉魔咕咚的，也有不十分醉的，天也不早啦，就都告辭出來了。有往南的，有往北的，走到半道都分手了。這裏頭有兩個人呀，每天這二位都在一塊走，這一天走着走着，其中有一位就往左右瞧了瞧：一瞧沒有別人啦，就說：

「大哥，告訴你一件事呀。」

「什麼事，兄弟？」

「這件事我瞧出來有半個月啦！」

「半個月！什麼事啊？」

「向晟可有半個月沒花錢啦！」

「不能吧，向晟哪回不是當面掏出錢來，付了飯賬之後咱們才走呀！」

「嘿！要不說你們全是瞎子嗎！他掏的那錢全是波斯給的！每逢向晟該請客的日子，趁着大夥兒不留神的工夫兒，波斯一點手，向晟就湊合過去了，裝着躺會兒呀，或者在一塊兒說話呀，就這麼個工夫把錢就遞過來了。那錢全是波斯給的，人家波斯是看上向晟啦，咱們去這不是瞎猜嗎？反正我是不到這來啦！我說這話你要是不相信，趕到該向晟請客時，你仔細留點兒神，就知道我說的是不是瞎話啦！」

「哎呀，這咱們怎麼比得了！好吧，兄弟，既然你這麼說了，下次我留神看看吧！」

趕到第二天，瞧出來的那位果真就不來了。另外那一個就專等着向晟請客的日子。這一天輪到向晟請客了，他這麼一瞧哇，哈哈！所言不假。

波斯跟向晟是實有此事，不但上這兒來不讓他花錢，兩個人，一位是「非你不娶」，一位是「非你不娶」！海誓山盟，早早晚晚哪，要做長久的夫妻了！

提起波斯來呀，真是個非常賢慧的姑娘，因為她知道向晟是個長兄，兄弟在家裏給支撐着家業，雖說向晟無論要辦什麼事情，兄弟沒有一次不高高興興給辦的；可越是這樣啊，向晟就越發的覺得不好意思：「兄弟是那麼尊敬自己，怎麼好意思再張嘴要錢到妓院來呢？」波斯很體

諒他這點心情，於是每次都暗暗的給他錢；並且等到向晟獨自來的時候，還經常勸說他：「你自己要明白：家裏頭是兄弟給你當着家，日子又不見得很富裕，你盡到這兒花錢來，萬一叫兄弟知道了，要是在旁邊叨嘮幾句，你這臉往哪兒擱呀？」波斯就經常的這麼勸說着向晟！

向晟跟波斯認識有五個月出頭了吧，跟向晟來的這些位呀，一位也不露面啦。向晟也隔十天半月的才來一趟。波斯在這些日子裏，早就打好主意了，她是一心要逃出苦海，要跟向晟過日子。說來事情也真湊巧，有這麼一天，剛剛吃過了晚飯，忽然門簾一啓呀，波斯的領家媽媽進來了：

「我過來跟你商量件事情，就手我也告訴你件事……」

「什麼事？」

「我有信兒要走啦！」

「娘，我知道啦，前幾個月我就猜到啦！」

「咳！這個人啊，脾氣最好，是作買賣的；家裏頭還够過兒。這點合了我的意啦！」

「是的，我也看出來了。」

「我這麼一走呀，你也沒人照顧啦，你要是能够在我頭前走哇，那可是再好沒有啦！今兒個我過來呀，就是跟你商量商量這件事。」

諸位，這領家媽媽爲什麼先叫波斯走呢？波斯呀，是她的搖錢樹，是給她掙錢的，平日裏波斯掙來的錢哪，全歸這個領家媽媽；如今她要走了，波斯在這兒所賺的錢，她還能來要嗎？既然不能上這兒來要，波斯賺的這筆錢歸誰？她打發波斯先走，多多少少的得落一筆錢哪！就衝

波斯的歲數，模樣，人性，這錢少了行嗎？故此她才跟波斯商量這件事。並且又說：

「你自己有個主意沒有哇？你自己要是沒有主意呀，我給你提個醒兒：這個人哪，他早就跟我談過了，這三四個月不見他啦！從前可是天天來，再三的跟我提：『如果你的波斯有意從良啊，別人誰也不成，波斯得跟着我走！你要多少錢我給多少錢，波斯要什麼東西，我給什麼東西。』嚇！他許的數兒可大啦！我給你提個醒兒，你能不能跟這個人從良去呢？」

「您提的是誰？」

「你猜猜呀，你自己還會猜不着？」

「我可猜不着。」

「我給你提的這個主兒呀，就是莊公子——莊大爺。」

「噢，就是那莊公子啊！」

「啊——」

「不成！您別說了，不成——不成。」

「呦！不成！得有個理由吧？」

「從良，就得跟個好人去。您提的這個莊公子，他是好人壞人您不知道嗎！您別瞧他這麼闊，別管他多闊，我就沒往心裏去。我既然『從良』去，就得找一個心投意合的人。別瞧莊公子闊，頭一樣說吧，他的人性不怎麼樣，二一樣說，五十多歲了，家裏的兒子也許都二十多了，再一說，他家三房四妾的，我出個簾籬跳個坑，算是我自己跳下去的，算是娘您把我推下去的？就衝他夙日的行爲，沒有一處讓我瞧得起他，跟他，是絕對不成！這個事您得依着我，如果您

非逼着我呀，那您可逼不出好兒來！」

「哎呀——波斯呀，這不是我來跟你商量嗎？我並沒有非叫你跟了這莊公子呀。是他給我留下的話，他的爲人你也是知道的，誰敢惹他？我是不得不跟你這麼說說，你既然是這麼樣的不樂意，我就依着你，好在他如今也不在當地；就依着你……」

「好，這麼辦，您給我半個月的日期，我跟誰走啊，一定給您個確實的消息。」

「哎喲！波斯呀，這可不行！你要是不嫁給莊公子呀，那你就得趕快的走！萬一他要是回來了，這個事可就要難辦了，誰惹得起他呀？不瞞你說吧，我是要跟我們那主兒回老家去，要不然我哪兒敢答應你跟別人走呀。你得快辦，我給你三天的日期，這是沒法子的事。等你走了，我跟着也就走了，莊公子還能找誰的麻煩嗎？」

「噢——好，好吧，就這麼辦，三天內我就辦妥了。」

「好吧，你也該歇着啦！」說話，領家媽媽就出來了。

要照這麼一說，這個領家媽媽也太好惹了，就得依着她，不會跟她瞪眼！瞪眼？哈哈！她也得敢哪！怎麼？這個領家媽媽就這麼老實？波斯就這麼厲害嗎？不是的，諸位想一想，哪有那么老實的領家媽媽？她這領家媽媽，所以依着波斯呀，是怕鷄飛蛋打，領家媽媽一聽波斯的話口兒，就知道哇，必是有意中人了！看來波斯這個主意是拿定了，你想再難爲她，叫她嫁莊公子呀，那可是萬難，萬難了。要是把她擠兌急了，她可是死性子，說怎麼辦就怎麼辦，——說不定她就許上了吊。真格的了，她要是真尋了短見，這不就成了雞飛蛋打了嗎？落一身的不是，還一個錢也撈不着。不如就依着她，哄下倆錢呀，還得趕快走，這要是趕上莊公子回來呀，

這麻煩可就大啦！這就是領家媽媽的主意。

領家媽媽還是真猜對了，這位波斯呀，別管你是誰，你就是多大的財主，你多麼樣的年輕，多麼有學問，你長得怎麼樣的漂亮，全算是白說！我就跟向晟了，非向晟不可！領家媽媽一走，這工夫就到了睡覺的時候啦。可是一直頂到五更天啦，她也沒睡着。因為什麼呢？心裏頭一會兒高興，一會兒着急。高興什麼哪？高興的是自己終於要跳出苦海，能够跟着誠實忠厚的向晟去過日子啦！着急什麼哪？着急的是盼着向晟快來！波斯準知道錢少了出不去啊！少說也得三千銀子。雖說這幾年自己攢下了不少銀子，可離着這個數目還差個千兒八百的，向晟要能拿出這筆款哪，事情就算成啦，可是向晟也有向晟的難處！想來想去，波斯連高興帶着急的，這一宿就沒有睡好覺！

第二天，天剛一亮啊，波斯就坐在窗口，望着門口瞧着。也就是剛剛過了午，來了一位客人，來的這個人正巧是向晟的朋友，這個人歲數最小，又愛吃，又愛鬧，嘴裏頭逮着什麼說什麼。這個人從外邊一進來，就到波斯對面的屋裏去了。波斯一瞧：「哎，可好了，這是向晟的朋友啊！」容他進了屋，稍微沉了沉，這波斯就出屋來了。來到東屋門口這兒，一掀門簾兒，這位客人就瞧見波斯了。

「您好哇？」

「哎！好啊，我請您到我屋裏坐坐，我跟您有幾句話說。」

「行行，走走！」

這小伙子趕緊就出來了，平平常常凡人不理的主兒，今天先找我說話來，這簡直太陽從西

邊出來了！趕緊來到波斯屋裏，落了坐。

「您叫我有什麼事？您說吧！」

「我求您點事，無論如何呀，也得給我辦到了。」

「哎呀，您說吧，您求我的事，我還能辦不到？」

「您得替我特別的受累，把向晟給找了來，我一定好好的謝謝您。」

「謝什麼，談不到。我找他去，我們哥兒倆一塊兒來。」

單說這位年輕的小夥子，受了波斯的託付，兩條腿快如風，一直就奔文社來了。正巧趕上向晟一個人從文社出來，看那意思是要回家去。這小夥子老遠的就瞧見了：

「向大哥——向大哥！」

「噢，兄弟，有什麼事嗎？」

「有事！」

「有什麼事？你說吧。」

「這兒來，你這兒來！」一點手啊，向晟就追過來了。

「什麼事呀？幹什麼嘀嘀咕咕的！」

「這我可是爲你呀，我問你件事！」

「什麼事？」

「波斯那兒，你有多少日子沒去啦？」

「快……快一個月了。」

「應該嗎？人家待你那麼好，你拍良心想一想，你也太難了。大哥！走吧，人家託我找你，叫你快去，走，快走！我可不能跟人家失信哪，一定是有要緊的事，走，走啊！」

一邊說着，一邊笑着，就把向晟給拉到妓院來了。

向晟來到波斯屋裏，波斯起身讓座。向晟趕緊就問：

「你不是說過嗎？不讓我常來，今天怎麼託出人來找我去啦？」

「告訴你吧！今天哪，是頭一次找你，也是最後一次找你啦！」

「呦！這是怎麼句話呀？」

「我的領家兒要從良走啦！你還不明白嗎？我是她的一筆財，她還能不先把我打發走嗎？她得落了這筆財才肯走呀，她叫我跟莊公子……」

「什麼？莊公子……」

「這你着什麼急，她那不是白說嗎？我是怎麼怎麼跟她說的，她就應了我了，給了我三天的日期，今兒個是頭一天，這麼的吧，不用多，你能湊出一千兩銀子，就能把我接走了，咱們就能到家過日子啦。」

「哎呀——這——」

「我知道，你是不好意思和兄弟說呀，你是做長兄的，有那麼個老實的好兄弟，替你受累當家過着日子，自己怎麼能跟兄弟說『給我多少多少錢，給你接個嫂子來』？這話確實是難說出嘴來，也實在是不好意思說這話。」

「是是！波斯呀，你可真算聰明，你把我的難處全說出來了！」